

# 绩点为王：硬规则下的软竞争

杨鑫宇

高考之前，班主任老师为了给我们鼓劲，曾经告诉我们：只要再拼一把，熬过高考，成绩和分数在大学里根本就不重要。然而没过多久，真实的大学生活，就彻底戳破了这个许多人都听过的善意谎言。表面上，大学确实与高中不同，在毕业这道终点线上，并没有一场独木桥式的大考等着大家。但是，除非有人对自己的前途毫不在意，绩点为王依然是校园里最硬的道理。

绩点为何为王？原因不言而喻。面对毕业，每个学生都得提前为自己找好出路，在这场分流中，不论是想要保研考研、出国留学，还是直接工作，一个理想的绩点都能事半功倍。我曾见过有人因为绩点没排进年级前30%，直接失去某家顶级企业的面试机会，也曾见过有人靠着0.01点的微弱优势，直接拿下令人羡慕的推免机会。GPA（成绩平均绩点）三个字就像三座大山，既在大学生的背上持续施压，同时也鼓舞着想要进步的人勇敢攀登。

不论对现行绩点制度是否有所不满，大多数人都无法否认：在大学里，绩点为王确实是现阶段最公平的竞争方案。如果不看绩点，改以其他指标决定大学生的前途命运，不可控、不透明的灰色因素必然激增。然而，绩点固然在公平这个层面上具有不容否认的相对优势，却远非绝对客观、绝对静态的完美标准。在绩点计算标准这样的硬规则下，学生之间随时都在进行着暗中角力、各显神通的软竞争。

乍看上去，绩点计算的标准当然很硬，分数如何转换为绩点，每门课程有几分权重，全都在学校规章里写得清清楚楚。然而，任何曾经参与绩点竞争的大学生，都不会天真地以为：发奋学习、努力考试是提高绩点的唯一选择。诚然，每个专业都会有几名学业超群的同学，仅凭学习成绩就能安坐在绩点排行榜的顶端。但是，对更多徘徊在中上游，希望自己哪怕进步一位也好的学生而言，想办法从各种边角角的地方扣出绩点，是必然的选择。相比于在课堂与考场上展开的硬性竞争，这些发生于边角领域的竞争，往往并没有那么明确的规则，也正因此，才会被称为硬规则下的软竞争。

只要有心，绩点就像海绵里的水，挤一挤总会有。首先，在大学里，各门课程的绩点权重几乎完全取决于其对应学分，然而，不同的选修课以及由不同老师教授的必修课，其课程内容与考试难易可能天差地别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会选课的人，或者说选课比较功利的人，完全可以在绩点竞争中，靠着多选水课、爱心课的方式，对选了更难课程的同学实现弯道超车。

其次，根据各校具体规章的不同，很可能将一些非课程性项目计入绩点，譬如学生活动、社会实践、导师评价等，这些内容，同样是软竞争的重要战场。尽管这些项目所占的分数并不算多，但在0.01分就能决出胜负的情况下，任何提升绩点的可能都不会被参与竞争者轻易放过。因此，如何在这些领域以讨巧的方式补回成绩上的硬性差距，也就大有学问。

对于这种硬规则下的软竞争，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自然褒贬不一。除了少数根本不在乎这种竞争的学霸，精于此道者肯定希望软竞争越激烈越好，相对老实的学生，则不愿在这种模糊领域吃亏。对此，旁观者很难简单作出谁对谁错的道德评判。不过，这并不意味着只能对现状被动接受，听之任之。如果说大学绩点制度的改革能做些什么的话，有一条准绳是所有人都认可的公平。

不论各个高校现行的绩点评判规则要不要改，要如何改，此类制度无疑都应朝着更加公平、透明的方向发展。对于大学校园里现存的各种软竞争，教育工作者既要看到它们之所以存在的现实合理性，也要找出促成这些软竞争的规则漏洞，设法让硬规则变得更为硬。绩点为王，只是公平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，归根结底，大学里最需要的终究是公平为王，优秀为王。

## 何初晴

室友们为升学准备已有数月。两个留学党大朝朝下，日子较悠闲，开始关心起国际局势。刚拿到推荐信的女孩祈祷：因为疫情大家都不出国，就我一个不怕，身体力行熬夜去靠外国的时差。

另两个也不言输，一个和男友打电话时都不忘讨教专业问题，八点便起身去自习室；一个因为是要考到别的学校，每日亦废寝忘食，很深的夜里还在看考研政治书。他们是考研党。

在这个寝室生活，我感到罪恶莫名。考研党分几种：朝九晚五图书馆、偶尔学多摸鱼、身在打工心在研。我是最后一种。一边实习一边复习的考研人是特殊的一类。他们三心二意，复习时间严重不足，考不上是预料中事；他们有釜有舟，这半年

到底还收获了经验和薪水，考不上也算不得吃亏。万一天赋异禀，一举即中便是大惊喜，这半年真是不能更值。

这样的选择，有理由，有退路，而且相对无压力。但我也常觉恐惧。11月4日，既有美国大选的选情胶着，又有四六级出分的忐忑，而我在夜里做了一个噩梦，梦见我穿越到了12月25日晚上。对于考研人来说，那是考试的前一天。我梦见自己抓着父亲的衣袖哭喊，怎么就25号了，我还有好多没有准备。你好好考吧。他坐着电梯降下去。

我的心也降下去。第二天一早起来，还要立刻赶到公司开会，工位上攒的十几根星巴克吸管对我说：早安。打工人。第一天去新公司入职，在递资料时发现一个在北大念研究生的女孩，敬意顿生，不知其名时便向母亲说起，连称其为北

大的硕士姐姐。只这七个字就够分量。顶级名校的研究生含金量不如本科，这结论只有本硕博皆够响亮的才有资格评价，不然不过是吃不着葡萄说出的酸话。

原公司里有个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女孩，本科亦是北大，领导提起都颇骄傲，说她提高了整个办公室的平均学历。我们仰视她亦带滤镜，总觉得她做事一定是好的，连穿衣都那么好看。

在原公司，来了新同事尚未介绍，总在心里先窃窃地骄傲一会儿，你是哪个学校的？啊哈，我就是在这等这一句话。面上还要淡淡地，只是答：中戏。出了刘昊然和易烱千玺的学校。我还可以说更多。

但是很快，听说来了一个中传的硕士，我不说话了。领导笑：太能干了，怕不听话。她还没有见过她，却推测她一定是能干的。

# 如果我是奇迹，我更愿意翻室友们的牌

# 卷人不该是年轻的唯一样态

南木

本科生有三条出路：保研、考研、出国。记得刚上大学时，凡是有学长向新生指点迷津的场合，都能听到这句话过来。情真意切的肺腑之言。

想当年，内卷还是标准的学术用语，一知半解的学生爱在论文里卖弄这样的高级词汇。不过，就大学生的竞争模式而言，这些年来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。当下热议的内卷竞争，在10多年前已见端倪。当然，随着考研竞争的愈发激烈，尤其是在疫情影响下留学充满不确定性的今年，可想而知，保研成了某种程度上最佳选项。

多数专业的本科学习期限是4年，对于追求保研的学生来说，到了大三结束后的暑假，最晚不过大四开学前两个月，这场比赛便进入关键的决胜局了。记得当年保研考试前（一般学校都会冠之以夏令营的称号），我所在的寝室进入了一段诡异的时期，仿佛大选前的沉默期，谁都不对是否争取保研公开表态，仿佛这件事根本不存在。直到入选夏令营的名单公示，才发现对床的室友也在角逐之列。

作为范围极其有限的竞争，保研无疑符合当下对内卷的界定。相比庞大的考研报名人数，保研一般是同专业内部同学的较量，大家如知根知底，连对方内裤的颜色都一清二楚。虽然保研的整体录取率较高，但想到一个室友可能就淘汰了另一个室友，甚至男朋友挤占了女朋友的保研名额，这种面对面的竞争无疑更加残酷。由于知名高校倾向于把录取名额留给推免生（无论是本校生源还是拥有推免资格的同层次院校考生），甚至一些专业只招收推免生，那些来自二本、三本的本科毕业生根本无法获得保研比赛的入场券。这场在内部人看来残酷的游戏，足以让更多的外部考生羡慕。实际上，内卷的语境最早出现在几所国内一流大学，你卷了吗？更像是精英学生的自我调侃。

消除内卷的一个可行方式，就是破除内，让竞争来得更加开放和公开。这当然不是否认保研（推免）这一特征形式的优势，相比功利性和应试特征显著的考研，保研更能体现对考生综合素质的考察。卷人斤斤计较的各种指标，恰恰反映了人才培养指向的复杂性和多元性。高校倾向于把更多招生计划投放在保研，本质上也是出于对优质生源的渴求，这本不该成为奇责的理由。

然而，在肯定追求招生效率的同时，同样不能遗忘机会公平。从范围有限的报名者中选拔幸运儿，遗漏了大量具有潜质但因为各种原因被落下的学生。很多小有成就的学者，并没有拿到一个光鲜耀眼的本科文凭，就充分证明了上述事实。对招生单位来说，从自己的毕业生中挑选，确实容易招到不那么坏的学生，但仅仅这样就够了吗？

人们在理解保研模式时，习惯性地与考研比较，意在强调保研所精简的漫长的备考。但是，保研仍然需要考试，它的潜台词其实是培养单位根据自身要求挑选更



余盛峰

最近，也许没有哪个学术用语比内卷更加出圈了。内卷化(involution)现象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在其著作《农业内卷化：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》中提出。吉尔茨发现，农民在人口压力下会不断增加水稻种植的劳动投入，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进行不计效率的生产，劳动趋于内卷，从而形成没有发展的增长。

但是，经济学视角的内卷未能解释内卷化背后的文化驱动力。事实上，在当下语境中，内卷指向的是更为深刻的伦理意义的维度。社会学学家马克思·韦伯观察到，现代经济无法雇佣毫无纪律、随心所欲的劳动者。他们一旦脱离监督，就会想法设法偷懒，希望以最悠闲最不费力的方式赚取同样的薪水。换言之，现代社会需要劳动力做到的，绝不是简单的劳动付出，还需要拥有敏锐的专注力，需要对工作负有义务的职业精神，需要冷静的、克己自制的职业伦理。只有这种理性的坚毅性格，才能担负紧迫密集的工作强度。

零零

对所有考研人来说，10月31日是个特殊节点。这一天，考研正式报名结束，当屏幕上显示报名完成的字样时，意味着报名前内心的所有纠结、挣扎都已尘埃落定，接下来要么勇往直前，要么铩羽而归。同时，这也意味着你终于和心中那所Dream School产生了联系，即使这种联系是单向、未知甚至充满个人忧怯的。当然，看到自己的名字和Dream School出现在一起，还会给人一种我一定属于这里的鼓励和笃定。

今年是我第二次考研，头一次像是邂逅初恋，铆着劲儿对遥不可及的目标大声呐喊、奋力追求；第二次像是老友相见，

事实上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，在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中国人特殊的家庭伦理和劳动伦理之上。几代人为了下一代过好日子，出人头地，节衣缩食，勤奋工作、努力储蓄、任劳任怨，一切辛劳都是为了改变命运，因此都有了奔头。这种意义上的充实感，足以克服韦伯笔下无心的享乐人形象。

改革时代的劳动伦理不只是儒家传统的简单延伸，更来自于市场社会释放的上升机会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内卷心态的突然流行，并不是凡人版军备竞赛升级，也并非不断抽打自己的陀螺式的死循环，因为这些恰恰构成改革时期财富增长的奥秘。年轻人内卷情绪的滋长，部分是源于他们对奋斗的方向和自身未来感到迷茫。随着竞争门槛日渐抬高，人们付出的越来越多，却未必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。当工作难以与更高远的人生价值发生关联，劳动也就陷入了自我空转的状态。

这种迷茫感，既可以表现为吐槽和抱怨，也呈现出郁闷与不满，既可以伪装成码农、社畜和打工人的自嘲，也可以现形为做一天要三天的三和大神。随着

内卷感受越来越强，鸡娃（即望子成龙的父母给孩子打鸡血，不停让孩子拼搏）、岗位要求水涨船高等现象愈演愈烈，年轻人的消费观、婚恋观和就业观也会受到不小的冲击。

当大学生为了考试绩点激烈竞争，职场人士被打卡计时、996工作制、KPI考核与娱乐数据所约束，尽管更多的社交、消费与娱乐可以不断填补时间，但人们对人生意义和未来方向却显得越来越不确定。它表现为一方面对自身现状不满意，但同时又缺乏追求理想的动力；人们虽然在负重工作，但丝毫不影响事实存在的偷懒、糊弄和开小差。

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，有赖于健康向上的工作伦理的锻造，个体的劳作奋斗也需要精神世界的安顿。日益增速的工作和生活节奏或许会让人感到压力，但人们的精神心态却不应就此内卷。唯有为年轻人创造更多发展机遇，进一步做好社会兜底保障工作，更加重视人们对于意义感和公正感的追求，才能让他们避免受到内卷的困惑，以更加热情、饱满的状态面向未来。（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）

# 专硕停招，我险些够不上名校的门槛

透着隐秘的熟悉感。依然记得，一战失利后，在所有热情和努力都挥洒干净，却并未如愿以偿时，我无数次质疑报考名校的决策是否有误。当初一年的备考，我早就将名校读研化进人理想，也从未想过假如放弃这个信念，我究竟该往何处去。正是如此，一战失利，我几乎没有任何迟疑便投入二战的备考中，即使调剂收到其他学校复试邀请，也抱着读书不能将就的心情拒绝了。

调剂系统开通那天，我发了条朋友圈：在最想读书的时候报最好的学校，结果在该收获的瞬间一无所得。如果存在运气守恒定律，不知道要用什么程度的好运才能弥补这半年来的惘惘不安。

当时收到很多研友的鼓励和共鸣，其中不乏说要一起再战成为人大男女孩

的伙伴，但到了二战报名时，不少人找了工作，或是换了学校，只有我继续原来的选择。

没想到，更大的挫败还在后边。今年8月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发布公告，明确2021级全日制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仅招收推免生源，统考阶段仅招收非全日制制定向就业生源。当时，不少关心我的研友来问候，确认我的心情。那时我从冗长的新闻史的背诵中醒过神，啊，专硕不招了，学硕（学术型硕士）呢？那我呢？脑子里还没形成完整想法，眼泪就先一步掉了下来，真是身体比意识更敏感更诚实啊。我花了两个小时调整心情，迫使自己进入放空状态，至少要把今天的书背完啊，又不能不考。

我一边给研友回话，一边在纸上写下到山前必有路之类老掉牙的俗语，贴

所以我要尽量尝试，看到事情的背面，整体地评估，问自己的心，而不是问父母，想不想要？

读研，以前是我父母的立场。从去美国到考本校，他们变了想法，我就换东西学习，现在是我自己想要。今年不行就明年。而且，那些对我盲目相信的亲人，他们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我信命但不认命，如果明年也要考，今年何不先试试，如果一定要考，何不和大家一起好好准备。不努力是有罪的。

不努力，绝对不会出现奇迹。起码就现在来说，如果我是奇迹，我更愿意翻我室友们的牌。

我问一个同学：你为什么考研？她解释：我随大流。大家都考。她要考回武大去，今天才问了我很细的专业问题。

我问一个室友：你为什么考研？她反问：我为什么不考研？但她曾经也说过，什么时候就做什么事，绝不复读及重考，考不上研就去找工作。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清晰的目标。你呢？

有学术潜力的研究生。这种以申请制为基本形式的招生形式，意味着招生单位要付出更多考察的努力，而不是简单地批改一份试卷。人才评价从来不是轻轻松松完成的事，在有限的范围内挑选苗子固然不会犯大错，但可能错失更多良机。显然，只有扩大保研所面向的范围，才能促进机会公平，同时让更多年轻人脱颖而出。

与保研竞争类似，表现在就业领域的高职内卷，也存在有限竞争的问题。其中，经常被讨论的就是校园招聘提出应届生身份的要求。

校园招聘要求应届生，对毕业生来说既是一种保护，也是一种限制。保护体现在应聘者不用过度担心自己工作经验的匮乏，因为竞争者都是和自己差不多的同龄人。基于这个理由，部分企业也把校园招聘视为自己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。但是，应届生政策要求毕业生在规定时间内应聘，让找工作像是升学考一样，只有一次机会。在毕业生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当下，有人要间隔年，有人想从事一段时间的志愿服务，甚至仅仅希望待业在家一段时间，其中合理的诉求应该得到更好满足。

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，教育部出台政策，允许毕业生可适当延长择业时间，将户口档案在学校保留两年，待落实工作单位后再办理手续。此举对缓解应届生身份带来的内卷焦虑，无疑有着积极意义。对这两年的大学生来说，得以在更长时间内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。从长远看，放宽应届生的认定标准，设置就业缓冲期，能赋予毕业生更多试错机会，也更有利于社会的人才配置。

当初天天念叨保研、考研、出国三条路的我们这届大学生，不知不觉到了而立之年。现在看来，这三条路并没有优劣之分。有本科毕业早工作的同学历经磨练成为新兴企业高管，也有出国读博者依然在漫漫学术征程上攀爬，幸福生活本有多重维度。如果心里只有眼前的小池塘，那么当时获得再幸运的机会也激不起太大的浪花；如果胸中装得下大洋，一时得失就没那么重要。走出内卷，最后还是要看你有没有把自己卷起来。



发生过一样。经历过这些波折，最后我决定再度选择人大，报考学术型硕士后，我反而有种前所未有的平静，兜兜转转还是你，我的Dream School。

这段时间，内卷成为流行词，万物皆卷，被不少同龄人引用讨论，有关读研的合理性和必要性，以及就业难等问题，引起极大关注。但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诸多年轻人，其实没什么要去争辩的地方。现实中，对大多数人而言，不是所有的愿望，都有充分选择余地，只有通过知识的阶梯，一点一点努力，才能增加改变命运的机会。比如先进入理想的学校，然后才能谈论选择怎样理想的工作，规划自己的人生。

当下，即便有吐槽抱怨，往往也是发泄焦虑情绪，比如困惑于自己能否顺利上岸，中间偶尔还会憧憬读研后的意气风发。其余时候，还是转头拿起眼前的书本。这是我目前唯一能做的，也是必须要做好的事情。即使我明确知道翻过一山还有一山，但仍抱着，失败了无数次也没关系，只要成功了一次就好的信念，希望不远将来，这场奋战能有个好结果。